

# 王少民 电影剧作文集及创作谈

这本书无疑对那些想提笔而尚未下笔的朋友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对于艺术高考的考生来说，可以拿来作为写作科目的考前辅导，因为每一个剧本都有作者的创作谈和创作过程的回顾；对于艺术院校的大学生来讲，其实是一本实践教学的教科书；作为普通高校的大学生来说，可以作为素质教育的教材；而对于DV爱好者来说更是一本参考书，可以帮助他们向数字电影冲刺……

《天亲》《猫咪》《红盖头》《斗什么逗》  
《蓝裙子》《最美的不是爱情》  
《法理难容》《橘花缘》《新沂蒙颂》

王少民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王少民 电影剧作文集及创作谈



王少民 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少民电影剧作文集及创作谈/王少民等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21-4179-1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电影文学剧本-创作方法 IV. ①I235.1 ②I 0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097 号

责任编辑:秦 静

封面设计:钱 祯

王少民电影剧作文集及创作谈

王少民 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33.75 插页 2 字数 423,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79-1/J · 301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 序

---

为少民他们的班讲课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二十年前的教学情况我已经很模糊了,还是他记得清楚;据他说,他是在我的课上知道了电影剧作要为银幕写作,知道了写小说和写电影剧本的异同,知道了电影空间是怎么回事儿……还说,现在他也用这些在教导他的学生们。

后来少民调到电影学院来从事行政工作,见面的时候也多了起来。我们经常聊起他们这个班的人。他总是说某人最近拍了一部电影,某人在拍电视连续剧,言下之意他自己就没有成就。直到这本书即将出版的前夕,他请我这个教过他剧作的老师来写序,我才觉得要重新认识一下他了。原来他在繁杂的行政工作之余,依然没有丢掉专业,没有丢掉自己心仪向往的电影创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他将书稿送给我看,我看到少民是一个有心人。看他写的前言,就明白他是在那样动荡的生活中充实着自己,在积累着和积淀着,是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的积淀。看着这部书稿,我真的要对少民刮目相看了。学历不是唯一的,做个有心人去努力、去奋斗才是最最重要的。

文学是写人的,包括为银幕写作的电影文学。看了少民的剧本和他的创作谈(创作过程),有几个人物挥之不去:

一个是大义灭亲的柳大婶,质朴的农村妇女形象,她的内心痛苦和失望,受到为人标准和处事哲学的支配,准确而细致。

儿童电影剧本中的冬冬、黄老师和奶奶等形象,个个栩栩如生,跃

然眼前。我也要赞叹少民难得地保持了这样一颗童心,不怨天尤人,也不逆来顺受,没有牢骚怪话,只是认真地为了一个字活着,那就是一个“人”字,认认真真地在做人。如果说是一定要证明点什么的话,始终在证明着他们的“为人”不打诳语。

《新沂蒙颂》中的桂花,默默地奉献着自己。那里的一群人都是在替别人打算着;包括前面提到的柳大婶,不是为了别人,怎么能够忍着巨大的痛苦来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

“推己及人”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这一思想在少民的笔下,静静地流淌着,没有刻意地去强调,也没有突出地去表现,只是流淌着,不显山不露水。一下子又想起了少民的为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学历却有文化,静静地流淌着,不刻意却存在着,谦逊而实在,从不过分地张扬,又一次让我看到了文如其人。

在交谈中我还发现了少民的另一个长处,那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后果’,先写出来再说”。他说他有时候也会考虑许多事情,比如能不能通过,会不会上映,能拿多少稿酬,能不能轰动等等,但这些都会干扰写作甚至会扼杀写作。他写这些剧本,有意识地不去想这些,先写再说、写完再说,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几十万字的文稿。我觉得初学写作者就是要像他那样去掉些杂念,集中注意力把人物形象刻画好。

他是注重实践的,让看到此书的朋友们也都能大胆地去实践吧!



北京电影学院资深教授

2010年9月28日

# 前言

经过多年的奋斗和朋友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几个剧本,收集成集,借助朋友的力量,奉献给大家。自知没有那些多年让我受益的师长的教诲、没有朋友们的鼎力相助,这本集子是根本不可能出版的。

我一口气读下来的学校只到小学六年级,后来的学历都是“后补学历”——想承认就承认、不想承认就可以不承认的学历。



在国家行政学院讲课

我是于1966年6月在沂蒙山的一个小学校毕业了,去考了初中,成绩合格,准备放完假就去上中学,那个中学是那个县里唯一能培养出考得上大学的学校。可就在这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波及到了那个平静的山城,后来乱得不行了,一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纷纷被打倒,其中就有我的父亲。

开学在即的9月份,初中重新考试,我不记得两次考试哪次比哪次考得强,只记得两次都很轻松,没有现在考学的学生那么大的压力,但第二次考试被通知没有考上。说实在的,以前的学让我上得稀松,经常逃学,经常被请家长。只有被通知不能上学的时候才知道上学的机会的珍贵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我跟我母亲说这件事儿的情景,母亲为了安慰我,说了句:“不让上就不上呗。”那种无奈和悲凉,至今还存留在我的心中。

后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学校要“复课闹革命”,我们原来的小学把我们这些“没有考上初中”的学生招了回去,办了个初中班,叫做“戴帽中学”,意思是小学“戴”了个初中的“帽子”,我们戏弄地说我们是在上“七年级、八年级”;另外我注意到我们的这个班上的孩子里,有许多人的父母亲是戴着帽子的,比如“走资派”啦、“历史反革命”啦、“地主分子”啦等等。

这个初中实行的是两年制,也是那个时代“教育体制改革”的“成果”。上课没有书本,也没有教材,算数老师在黑板上出几道题,讲一讲,带着大家算一算,再布置几道题回家做;语文老师拿来一张报纸在课堂上读,读完讨论。大部分时间是在读报纸,有时也让我们学生来读,读到的生字、生词,老师再给讲解,由于我经常抢着读报,因此朗读的能力很强,后来当了演员,发现台词说得不错。

以后升到了高中,也没有考试,初中和“戴帽中学”毕业了就都到了就近的高中读书,开始学习外语,用英语说:“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数学老师教一元一次方程,也是没有书,要靠老师写到黑板上。我完全听不懂、跟不上,上了几个月就当兵去了。

为什么当兵,是因为记得小学课本里有高玉宝写的《半夜鸡叫》,而且介绍高玉宝没有上学就能写书,当时非常厌倦学习的我心里想着:“既然不学习也能写书,那还学个什么劲呀?”再加上全国提倡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又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校”,还能学到文化,为什么不去当兵。那时当兵还是要挤破脑袋的嘞,大家争着抢着的去当兵。

记得四五岁的时候,见过《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听说是到

我的家乡采风的,后来他的《沂蒙山的故事》问世,读者颇丰,我也是其中之一,并被红嫂用奶水喂养伤员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这精神也深深地滋养了我。



在新加坡讲学。

我并不是说没上多少学的人也可以写剧本。

我之所以能写一些东西,是后来到“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学习了“人生学问”;再在总政话剧团这个全军最高的文艺团体中熏染了戏剧的知识;又在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前身夜大学里学习了三年的电影导演,调进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在跟那些老教授、老师们的接触、交谈中,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人生学问”和“生命美学”。这一系列的学习大大地提高了我的文化知识,也能够看得出来,有些学习是在课堂上,而更多的学习和更高级的学习当是向社会的学习。

我是遇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个基层连队的战士被调进了总政话剧团当学员后当演员的。还在当学员学习表演的时候,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创作人员讨论剧本,我好奇地坐在不该坐的位置上旁听了这次讨论,回来就斗胆自己改那个小话剧的本子,把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去进行修改,后来却发现越改越乱,越改越不合理,尤其是越改越长。好在我拿给我的表演老师曲直同志看的时候,他没有取笑我,反而鼓励我坚持下去,这肯定是我后来坚持动笔写作的初始动力。

人在“运动”中是很难静下心来学习文化知识的,但不可能等运动

过后才进行一些文化的反思。参加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是一种锻炼,但愿这种锻炼不要再来得那么残酷。二十年的舞台生涯,实践给了我丰厚的戏剧方面的知识积累,我非常留恋在总政话剧团时的那段日子,我们为成长而努力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地努力学习着,老演员们无私地向我们传授着创作经验,老领导、老导演们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导犹在耳边,整个团队的艺术探讨的气氛与创作氛围至今令人羡慕。

记得我 1992 年刚刚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司徒兆敦老师就对我说:“少民啊,你一定要参与教学,在学校里不参与教学是不行的。”

我说:“我想参与,但不知道参与什么?”

他说:“你就讲导演剧作。”

我说:“我的学历不够,初中和高中没上……”

他打断我的话说:“你当过演员呀,你构思过小品呀,电影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小品串起来的。”

司徒老师的这个点播,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和力量,影响了我 40 岁以后的生命走向,同时也让我回想起汪流老师的剧作课,韩小磊老师的导演剧作课,这都是我受益匪浅的恩师,于是找出了他们讲课时我做的笔记,开始了悉心钻研。

后来有一次和司徒老师说起来他点播我的事情,老人家又是用他一贯的慈祥目光凝视着我,想了半天才说:“你不会记错了吧?我不记得说过的呀。”

一个老师,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他的学生,却怎么也不去享受这种赞誉,依然平静地对待着他的生命价值……

陶行之曾经讲过:中国过去的教育是教人如何做奴隶,我的教育是教人如何做主人。

詹相持老师说:别人讲课都是在说谁谁谁怎么说,我讲课是让你们听我怎么讲。

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的过去都在想干我能干的事;很少有人想干自己不能干的事;成功人士就是干了别人都认为他干不成的事才成功的。

将我写的几个剧本以及与别人合作的剧本汇拢一下,再做一些写作的过程追忆和感想……我能不能试一试呢?先搞出来再说。

这个试一试的想法差不多是在 2009 年的 4 月 1 日前后,于是我就干脆将这个想法定为愚人节这一天了。权当是对自己的一番“愚弄”吧,反正是在愚人节前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想此书的价值还在于那些创作经验谈上,是想给那些和当年聆听司徒老师教诲时的我一样的人、想写但尚未动笔的未来之星们一些鼓励。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都有一种言说的冲动,始终作为人的内心驱动力推动着人的行为和生活,只是不同的人启动了不同的表达通道:行为的、语言的、日记的、报刊的、小说的、影视作品的、网络的等等,那铺天盖地的博客也是一例。

中国文化里有一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说法深入人心,这句话成全了多少人,也累死了多少人?但我还是认为一个人有一些往高处走的追求目标最好,这样会活得充实一些、生动一些,哪怕其中的目标用一生来追求也难以得到。

拍照片已经是我们的司空见惯了,那么照片拍了,能不能试一试掌中宝和 DV 呢?博客写了,能不能试一试写剧本呀?能不能追求一下数字电影的写作?能不能追求一下胶片的拍摄?

据我了解,有一个 DV 爱好者协会,会员有三万多人。会员之外的 DV 爱好者恐怕就无法估计了,我想我的这本著作就是写给这些人的,是为了这些 DV 爱好者而写的,为了服务于(不敢说“指导”)这些 DV 爱好者们,为提高他们的艺术水准而写的一本书。服务于这些 DV 爱好者,帮助他们步上数字电影的新的台阶,登上影像制作的又一个台阶,步入数字电影的殿堂或者是胶片电影的圣殿。

艺术的确有它高深、尖端的一面,但也不可否定有大众化的一面,许多艺术门类就来源于大众文化,来源于大众之中。电影本身就既是艺术又是大众传媒,它的第一品性应当是大众娱乐。再者,过去的艺术是“我能你不能,我叫艺术,你是观众”。现代艺术越来越接近于大众,接近于生活,有一些已经成为“你能,我比你更能”,这就是卡拉 OK。

自从有了卡拉 OK 以后,艺术越来越接近大众,越来越贴近生活了,为什么不能试一试艺术创作呢?

还有当代大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热衷于影像表达的群体,如果能从我的这本书中得到些许的裨益,在影像表达的时候得到一些启迪和辅导,那将是我的不小的荣幸。

目前大学生们也在接受综合素质提高的教育,综合素质可以说是综合文化的提高,影像制品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我在创作谈中会偏重一些电影文化的东西,而且剧本的字里行间也会带出中华文化的气息,那么这本书也就成了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提高综合素质的参考书了。

对于那些准备报考专业艺术学院的中学生,可以看作是考前辅导的书,对于专业艺术学校的学生,此书则可以作为入门指南的书,正可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话要说,总想着表达自己,不信你就停下自己的表达去观察,到一个小饭馆或进一家大饭店,那些男男女女几杯酒下肚就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有了 DV 这种表达就又进了一步,可以记录下来,有了空余时间时拿来消遣;有朋自远方来,还可一起共享,有人说中国人聊天是与别人一起共享自己或对方的秘密,一点不假,这就有了传播。

我可以肯定地说很多人都是怕自己写得不好而却步不前的,这里有一个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标准的问题,既然艺术越来越生活化,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自我化,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以谁的审美标准为标准”?的问题。是以艺术家的标准为准,还是以大众的标准为准?是人云亦云还是自己做主,有些人做人做事都在唯别人的意见是从,好与不好都是别人说了比自己的判断准确。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的问题。我前边引用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一句话希望能引起大家思考。

我认为陶先生说得太对了,他说出的那个年代的教育是在教中国人做奴隶,做别人的奴隶、做洋人的奴隶、做自己思想禁锢的奴隶;他却要教出做中国的主人的人,做自己的主人的人。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否去除了一切让人成为奴隶的弊端了呢?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有一个九三进修班，他们在毕业典礼时说了一句话：“……别拿电影吓唬人。”我很欣赏这句话，如果有所添加的话，我想说：“也别让电影剧本把自己唬住。”

我有一个想法：大部分的（原本用“所有”二字的，后来想还是用“大部分”为好）学问和艺术作品无非都是在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不好的学问和作品其实也是没有回答或者说回答不了这样几个问题：

——人为什么活着？

——人应该怎样活着？

——我是什么？

——社会是什么？

——世界是什么？

——宇宙是什么？

——宇宙、世界、社会和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再就是：

——我记住了我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社会是怎样的？

——我要告诉后人“人、社会、世界、宇宙”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要告诉后人“人、社会、世界、宇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许多的做学问的人还要回答人生的问题：

——人生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

——是幸福的我们为什么时常感到痛苦？

——是痛苦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

——人是自由的吗？

——自由又应该是什么样的？

——人到底应该拥有什么样的道德？

古希腊神话里探讨了另一个问题：

——人类是生活在希望里还是生活在没有希望的生活里？

因为潘多拉只把希望扣在了那个盒子里，没有送给人类。

叔本华说“不会面对孤独就不会享受充分的自由”。

那么自由又是什么？

人类几千年来无非从三个角度在回答以上的问题：科学的角度、宗教的角度和艺术的角度，我们是用艺术的手段来回答以上的问题的人，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回答“人为什么活着和应该怎样活着”？是用形象告诉人们“有这样的人这样活着”。

中国的文化艺术有“文以载道”的说法，这又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大家都十分痛惜我们所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中的时候，到底应该推进重建传统道德的权威，还是去创建新的道德框架？

我想我那些想写书还没有提笔的朋友们，如果能够认真思考以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写得有些深度，假如能够找到某些问题的答案，那可能将是人类一大幸事了。不是吗？那就思考吧，去写吧。

文汇报曾发表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才有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那么，让我们去实践吧！因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明自己、检验自己。

王少民

# 目 录

|                     |                |     |
|---------------------|----------------|-----|
| 序 .....             | 汪 流            | 1   |
| 前言 .....            | 王少民            | 1   |
| 《灭亲》 .....          | 编剧：王少民         | 1   |
| 《灭亲》创作谈 .....       |                | 27  |
| 《猫咪》 .....          | 编剧：王少民         | 33  |
| 短剧《猫咪》创作谈 .....     |                | 52  |
| 《红盖头》 .....         | 编剧：王少民         | 55  |
| 《红盖头》创作过程 .....     |                | 116 |
| 《斗什么逗》 .....        | 编剧：王少民 邵君立 赵雪梅 | 121 |
| 《斗什么逗》创作过程 .....    |                | 184 |
| 《蓝裙子》 .....         | 编剧：王少民 刚 子     | 191 |
| 《蓝裙子》创作谈 .....      |                | 253 |
| 《最美的不是爱情》 .....     | 编剧：王少民         | 261 |
| 《最美的不是爱情》创作过程 ..... |                | 324 |
| 《法理难容》 .....        | 编剧：王少民         | 331 |
| 《法理难容》创作谈 .....     |                | 392 |
| 《橘花缘》 .....         | 编剧：王少民 姚津发     | 395 |

|                           |                 |
|---------------------------|-----------------|
| 《橘花缘》创作过程 .....           | 465             |
| 《新沂蒙颂》 .....              | 编剧：吴洪海 段新功      |
|                           | 剧本改编、导演：王少民 473 |
| 《新沂蒙颂》摄制过程及对主题问题的思考 ..... | 512             |
| 后记(一) .....               | 523             |
| 后记(二) .....               | 526             |

# 《灭 亲》

电影剧本暨导演工作台本

编剧：王少民

1999 年 5 月

